

# 离开与重逢，有关文学的秩序重构

□李康宁

“最是人间留不住，朱颜辞镜花辞树。”11月19日，言情小说作家席绢，借助王国维的词作，抒发了被时代所疏离的不舍与遗憾。通过一篇名为《最后一封情书》的告别文章，她宣布“我们要正式说再见了”。

这似乎意味着，言情小说这种曾经风靡一时的文体，因为席绢的告别而归于岑寂。在文中她写道：“下一波新浪潮又狂拍了过来，将人瞬间淹没……被浪给冲趴在沙滩上，就剩转晕圈的昏眼了。”

面对后浪奔涌，席绢认为写作依然有自己的价值。但就她自身的“体感”而言，在新媒体与人工智能等多重元素的包围裹挟下，言情小说似乎已经失去了创作的语境。“目前纯粹以文字表达出的美丽与诉说出的故事，无法在这影音炫丽与热闹成为主流的市场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。时代就是一直一直往前推进的，我们辉煌过，我们不抱怨。”

与席绢的黯然离场不同，莫言又火了一把。近日他入驻小红书平台，通过视频与网友打了个招呼，一天内粉丝量就突破了50万。11月14日至16日，在上海鲁迅公园举行的“小红书文学节”上，莫言与海子、木心等作家的手稿，与普通人的作



品并列展出。共同阐述着本届文学节的主题——“生活即文学”。这届文学节，非常注重用普通人的视角叙事，磨豆腐的大娘、桂北山区的农妇、外卖女骑手这些素人作者，一样可以穿上主角的行头登场。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评价：“我们不仅在看自己，也在互相阅读、互相照亮。”

这两个几乎发生于同一时

空的文学事件，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走向。自动宣布离开的席绢，与在网上与大家再会的莫言，互为镜像。这大约反映了一个趋势，文学的组织流程和成长模式正在发生嬗变。秩序重构让文学不再是绝对意义上的专业化表达，写作者更需要融入众生，让视角和语言变得更为柔软而贴近。

后现代派哲学中，有一种

“去中心化”的倾向。其代表人物福柯认为，中心化的作者是人们人为地制造出来的。人们硬要制造出这样一个“作者”，目的是想从其身上察觉出深刻的动机、创造的力量或天才的构思。福柯的态度是，必须取消主体及其替代物的创造作用。而在今天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，更加助推了“去中心化”的趋势。文学领域亦是如此。

席绢的言情小说，曾是一代少男少女所着力追捧的经典之作。其故事以才子佳人的恩爱情仇为核心，情节曲折文字唯美，很容易打动曾经的读者们。但简而言之，这仍然属于一种“中心化”的写作方式，带有始终无法去除的滤镜和粉底。而失掉了生活温度与真实触感的文字，再遇到传播力度更强、视听效果更炫的视频或者短剧之后，很容易败下阵来。这也许可以解释，为何她如此伤感地慨叹知音难觅，自己的作品仿佛成了“已经褪色，但一直被珍藏的老照片”。

而以平易近人姿态主动触网出圈的莫言、余华、刘震云等人，则让自己在文学领域的影响力延续到了当下。他们依然保持着较高的创作追求，但在网络语境中，亦能展现自己从容、智慧甚至松弛感的一面。无论是专业的评论家还是一般的追星族，都能从其身上找到看点，也让其形象更加丰满而鲜活，不至于“失焦”。从另一个角度看，大量素人作者的涌入，为文学的多样性提供了新的原动力。像外卖诗人王计兵、矿工作者陈年喜，以及本次小红书文学节上的更多作者，用自己的真实经历构筑起属于自己的文学力场。其架构未必是高深或者宏大的，但却是真实可感的，同样可以触发阅读者的深思共鸣。

## 《四喜》的选择

□张莹

电视剧《四喜》在央视开播收视不错，蒋欣童瑶双女主的故事徐徐拉开。“四喜”是四个不同身份、背景的孕妇，她们在对待生育和家庭时有不同的选择。

《四喜》根据小说《有喜》改编，其中的第一喜是童瑶饰演的沈明珠。她生下来就被重男轻女的父母抛弃，养父母待她如同珍珠，把她养得很好，漂亮聪明又有独立个性。她找了一个帅气多金的男朋友冯建奇（付辛博饰），两个人感情深厚，怀孕后的她，和丈夫憧憬着未来的幸福生活。冯母何丽华（岳红饰）一直看不上沈明珠，冯家开大公司，沈家开小饭馆，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还没有开始就鸡飞狗跳。后来由于冯建奇的坚持，再加上得知沈明珠怀上了冯家的血脉，何丽华只能选择妥协，一场认亲宴又变成了一地鸡毛，最终两家人不欢而散，让街坊看尽了笑话。

剧情很快有了反转。冯建奇意外去世，珍珠肚子里的孩子就成了冯母的唯一寄托。一向颐指气使的何丽华瞬间蔫了，以前不让沈明珠喊妈，这会儿又让改口喊妈了，因为她想让沈明珠把孩子生下来。生还是不生？对于珍珠来说是艰难的选择。演到这里的时候，很多人为珍珠的抉择提着一口气，人物命运既要自洽，又要符合观众

的期望。还好，珍珠是一个能够自立又拥有温暖亲情的女孩。

第二喜是许知夏，是家中的长女，她有责任心，性格上进能干，家庭里里里外外都需要她操心。不仅有一个什么都靠她的爹妈，还有个不成器的弟弟许知冬，好在小家庭很幸福，丈夫很疼爱她，有个乖巧的女儿。她怀了二胎，因为丈夫没有上进心、自己工作压力大而陷入两难。

蒋欣演这个角色再合适不过了。在许知夏身上，既有樊胜美被重男轻女家庭拖累的心酸，又有华妃“被辜负”的嚣张跋扈，她演绎的许知夏，让人心疼，又让人敬佩。那种为了工作的执着和认真，为了家庭的操劳，被蒋欣塑造得非常生动。观众期待她拥有幸福的生活，而原著中许知夏的“喜”似乎并不如人意。

第三喜是碧晨，她是许知冬的女朋友，她只想找一个普普通通的人，过普普通通的幸福小日子，她真诚地爱着知冬，她能容忍知冬的普通甚至不思进取，她能容忍知冬家庭拮据精于算计。可她觉得知冬爱她，给她端茶送水、知冷知热，就足够了。

在原著小说《有喜》中，结婚后的碧晨发现知冬出轨，一向心软的碧晨这次没有给他机会，毅然决定离婚。离婚后的碧晨彻底放下过去，提升自己，人生变得洒脱。碧晨虽然是这部剧中的小人

物，却可能是很多懦弱女性自救的理想选择，不知道《四喜》剧情的延展会做出怎样的改编？

第四喜是王菊饰演的沈明珠的闺蜜大倪，她身上的市井气和明亮的性格，让这个人物在《四喜》中不可或缺。王菊生活化的表演自然松弛，和大倪的性格形象完美结合，她用“直球”方式追求中学老师胡刚，不矫情、不内耗，想来这第四喜就是他俩了，值得期待。

在这部剧中，王菊贡献了轻松的剧情：比如她吃着包子在车里等珍珠，她的车压着实线，交警过来问“什么线？”她答“猪肉大葱馅的”；还有她和徐志胜饰演的“拆二代”相亲，你来我往的逗趣，因为太搞笑登上了热搜。

相比于原著小说，电视剧《四喜》的编剧不仅增加了很多生活化的编排，还对原著进行了温和化处理，比如原著中珍珠在养父母家没那么受重视，电视剧则给观众呈现了一个温暖有爱的家庭，不仅滋养了珍珠，也给了她底气；原著中知夏和丈夫的感情淡了，这让她在抉择要不要生二胎时，除了经济上的考量，还有对未来家庭的迷茫，电视剧则给知夏一个爱她的丈夫，这样剧中的矛盾冲突就不那么揪心，人物也更加自洽。

四喜的故事还在发展，她们的命运和选择对观众很有吸引力。

